人文视点

长兴港,一代人忘不了的记忆

许金芳

长兴港,自小浦黄泥潭分合溪水之一股,向南流经小浦镇,汇右岸八都岕、杨林涧之水,经竹山潭至画溪桥,汇右岸姚家桥港之水折向东流,穿过雉城,经下箬寺直流新塘口入太湖。长兴港,横穿长兴平原中部,带着一方水土的气息与川流汇合,融入太湖之中,成为碧波荡漾。

长兴港在1976年以前称箬溪,古时植被茂盛,风光旖旎,因夹港两岸悉生箭箬而得名。分为两段,上游自黄泥潭起至画溪桥,古名筱浦港;从画溪桥至新塘口,古称箬溪;雉城镇龙潭湾东段称下箬,绕城西段称上箬。上箬、下箬唐代并出美酒,“醇美胜于云阳”。沿上箬溯8里,“溪将罨画通”,名罨画溪,又名西溪,为古时长兴有名的风景区。“花时游人竞集,半有罨画亭。”宋刘焘诗赞罨画:“竹林深处杜鹃啼,两岸青青草色齐;欲识人间真罨画,朱藤倒影入清溪”。

时间倒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长兴港还是从前的南护城河,宽不过七八米,河深一二米,河南岸东侧是当时的粮管所仓库的大米装卸码头,西侧是食品厂的后方卸货之地,整段河道不过六七百米。虽然东西两侧连着长运公司造船厂和一些支线河流,但全属内河,制约了长兴的发展,发挥不出长兴港应有的作用。同时,狭窄的河道,也为雨季时上游的洪涝险情埋下了隐患。

为防上游汛期洪水泛滥和水运的需要,1975年冬,长兴县决定重新开挖拓浚长兴港,在那个年代这件标志性的历史大事成为当时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全县32个公社组成31个民工团投入施工,最高出勤13万多民工,县机关部门干部职工数千人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战斗在开挖长兴港的工地上。当时长兴有40多万农民,也就是说每3名农民中就有一个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为此,浙江日报还在1976年的1月18日以《长兴县委树雄心立壮志 率十万大军开挖长兴港》为题专门报道了此事。长兴港工程西接泗安塘、北连合溪新港、东流入太湖,全长约30.22公里。自林城分洪口至太湖口长25.02公里,自小浦镇至太湖口18.8公里。小浦镇至画溪桥段5.2公里,工程以整理原河道为主。画溪桥至县城(雉城)仓桥4.8公里段,河道以裁湾拉直为主。仓桥至杨湾1.8公里段,工程自仓桥新开一段河道至大桥头向东达杨湾;杨湾经上莘桥、阔板桥,至朱家大桥新开一段河道,流经东浜村,由原新塘口入太湖,全长7公里。1976年1月底,长兴港基本完成土方开挖任务(闸门、砌石护岸、新建改建桥梁等配套工程除个别外于1978年完成),共开挖土方515万立方米,河面宽40至60米,河底高程1米至2米,允许最大泄量为325立方米每秒,是长兴历史上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水利工程。从此,画溪经过修理开挖被命名为长兴港,一条比县城古老的画溪,以新的长兴港面貌依然穿城而过,给县城增添了妩媚的气息。

现在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在当时开挖长兴港时,需要人们“一铁耙、一铁锹、一扁担”开挖出来的。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工具自己带、铺盖自己带、粮食自己带,搭个简单的草棚,吃住全在工地上,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当时挖一立方土大概2000多斤,只有5分钱的补贴,一个成年男子一天大概能挖1.5立方,也就是8分钱的收入。当时农民工们的无私奉献,至今仍刻在长兴老百姓的心中。整个工程难度最大的是新开河到阔板桥一段的施工,由于土质原因,每一段都是黏土,因此经常发生滑坡。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负责施工的公社调来了大型机械,拓宽了河堤,这样一来就多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那时的农民工们发挥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你追我赶,开展劳动竞赛,挑灯夜战,绵延十几公里次第亮起的灯叫人看不到尽头,用万家灯火来形容当时的工地场景是最贴切不过了。

长兴港,作为长兴县近现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水利工程,长久不懈地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的作用,既是长兴县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更是滋养两岸鱼米之乡的富美之河。它静静地流淌,述说着一代长兴人艰苦奋斗踔厉奋发的风采,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着“大气开放、实干争先”的长兴精神。

一九七六年初,开挖长兴港的工地现场

一九九一年十月,长兴港入太湖口,拉开修筑太湖大堤工程序幕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长兴港与时俱进。2008年,长兴县印发《“清水入湖”二年行动总体实施方案》,通过对沿河排放污水的企业实行总量控制、在线监察与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工业污染治理;通过开展农业污染源普查、示范推广测土配方和肥药减量控污增效集成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通过河道清淤并种植挺水植物、浮水植物等措施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全面改善长兴港入湖水质,到2010年水污染物指标均符合水功能区划要求,实现“清水入湖”目标。2012年起,分期投资上亿元人民币,为长兴港砌石护坡35.96公里。如今的长兴港运输功能逐渐淡去,经过几年砌邦筑岸拆迁改造,原来的矮旧老房不见了,一排排绿树,一片片鲜花,一幢幢新楼守卫在长兴港两岸。慢慢地变成景观河道生态走廊,串联起长兴厚实凝重的历史人文和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

长兴港,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春华秋实,它是长兴经济发展与腾飞的历史见证者。

(题图照片谭云俸摄)

田野走读

东沈村里觅桃源

金晓慧

如果是出于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是大可不必去往乡村的,因为大隐隐于市,因为心远地自偏。不过,在德清县莫干山山麓脚下的东沈村,的确仍有一些“桃花源”的意境。

沿着筏头老街一路进来,道路两边的老房子让年代一下子变得久远了些。正是夏日,清爽的绿意扑面而来,远处的山峦,近处的竹林,在车窗外飞快地流动,应接不暇的风景让眼睛与脑海都难以抉择记住哪一帧美丽的画面更好。《桃花源记》中写:“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在东沈村则有一条盘溪,一路顺着村子流过,岸边苍山绿树,溪水清澈,溪石奇异,有时还能看见几条悠哉的锦鲤。而溪边的金丝桃、栀子花、无尽夏等花朵,一片烂漫,沿岸也种植了很多株桃树,想来春天应是桃红竹绿的胜景。

山是沉稳的,水是灵动的,盘溪让东沈整个村子变得气韵生动。溪水一路奔流,遇到顽石,激起雪一般的水花与泡沫,在人工建造的鱼鳞坝,悬起一道道小飞瀑。水流的声音是很动听的,像一种生命的律动,充满了欢乐和活泼。沿岸步行,很想下去玩水一番,那是孩子们童年里的乐趣。小时候的暑假,笔者在山村的奶奶家度过,夏日午后,我每每流连于山中溪涧。水很清,阳光穿透溪鱼的影子;水很凉,浸泡在溪中的瓜果再吃起来就很清甜凉爽。最喜欢的是翻螃蟹,在水流不多的地方,翻开溪石,就能抓到螃蟹。眼前的溪水奔流,过去山里人曾用以放排运竹,许有“水上漂”之景,在谐音中故而有了筏(pái)头之称。

如今的盘溪边修整了一条太公堂步道,东沈村是一代辞宗沈约的故里,村口的墙上刻有其著名的《八咏诗》,走不多远是气派的祠堂。吸引我注意的是祠堂前的两块上马石,据村里老人证实这是当年的石头,从老房子的墙基中找来放置此处。我不知道真伪与否,这让我想起一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墓前的那些石像,听闻也是在老人们的古早记忆与代际流传中从村里翻寻所得。就像“桃花源”也许只是一个传说,欣然前往,寻向所志,不复得路,但似乎又在千古的时光里留下了一点若有若无,变得有迹可循。《武康县志》记载东沈村曾名“小桃源”,溪边遍植桃树,也许这里的确寄托着先人祖辈们对于“桃花源”的想象与向往。

沿着溪流再往村里走去,这里还完好地保留着一座上世纪80年代投入50万元建立起来的大会堂,里面的布置让人联想到文工团的汇报演出。这是村人们现在说起来依然感到自豪的事情,曾经的东沈村发展得很好,曾开设毛竹拉丝厂、丝绵厂、棒冰厂,连银行都有。大会堂对面的山崖有“为善最乐”的摩崖石刻,传为宋元旧迹。出于对河口水源地的保护,这里已经没有太多厂家了,但村里自有一种恬淡安然,就像这里存留的古旧房子。比如清代建筑宣家门楼,门楣上是徽派砖雕,门额上刻有“长发其祥”,算是完好难得。宣家大院附近铺设着石板路,用石头砌着矮墙,与古老相融。也许,拥有足够久远的追寻也是村人们的底气和自信。

《桃花源记》里所写,至今吸引的是风光旖旎、民风淳朴,最为人所道的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在东沈村,我同样感受到了一种桃源生活。

飛英

风雅苕霅

玉溪生小像砚

梅 松

砚痴沈石友藏有一枚“玉溪生小像砚”,明人之物。据砚石上的铭文:“予得宋人写《无题》诗卷子,首列玉溪像,脱失过半,落墨潇洒,非龙眠一辈子不能到。因属包山子摹此砚背,及刻成而,陆已谢世矣。万历丙子冬。仲石记。”(《沈氏砚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可知此砚是明代一个叫仲石的人,因为收藏有宋人写《无题》诗卷的卷首有李商隐小像,怀疑是李公麟手笔,所以请文徵明弟子陆冶描摹到砚石上,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等砚台刻好,陆氏已经去逝了。万历丙子,即1576年。

二百多年后,著名金石家翁方纲也看到过此砚的拓本:“秬香兄以玉溪生像研拓本求题,视其神采,飞腾如女子,制作之精可想见矣。愚有上官周《唐宋诗人像》一册,至玉溪微病其多态,今始知上官氏之学有渊源。非妄为者。中石不可考。嘉庆二年(1797)岁次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纲。”(《沈氏砚林》)江秬香,名凤彝,晚号盥道老人。钱塘人,嘉庆三年(1898)举人,官景宁教谕,工篆隶,嗜金石,搜罗考撰,既富且精。与黄易、翁方纲皆友善。从翁氏题跋,尚不能知道此砚是否经江氏收藏?上官周,字文佐,号竹庄,福建长汀人,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老师。翁方纲原本对其所画《唐宋诗人像》中李商隐“微病其多态”多有微词,看到此砚所刻李商隐小像状如女子,才知道他原来是有所本,不是向壁虚构的。

“玉溪生小像砚”递藏情况不详。在沈石友之前,原是俞廷瑛箧中之物。见《清稗类钞》鉴赏类下,“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砚”条下:“玉溪生像砚,高七寸五分(宋三司布帛尺),宽五寸二分,厚一寸三分。琢池方式,近趾处稍狭,背面琢圆式凹下,而像凸起。像半身右向,结带巾,衣后有花纹方式,略如补服而稍下。其上方题云:‘予得宋人写《无题》诗卷子,首列玉溪像,脱失过半,落墨潇洒,非龙眠一辈子不能到。因属包山子摹此砚背,及刻成,而陆已谢世矣。仲石记。’右下角有‘秬香心赏’白文印,左边稍下有‘宪成’朱文印,右侧题云:‘秬香兄以玉溪生像砚拓本求题,视其神采飞腾如女子,制作之精,可想见矣。愚有上官周《唐宋诗人像》一册,至玉溪微病其多态,今始知上官氏之学有渊源,非妄为者。仲石不可考。嘉庆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纲。’‘苏斋’白文印。砚趾左偏,石友题云:‘我读韩碑诗,顶礼玉溪像。千古翰墨缘,神交结遐想。’光绪初,此砚曾在俞筱甫家,疑即沈石友所藏者也。”其中所云,均与沈石友拓本吻合,可见确为一物。俞廷瑛,字小甫、筱甫。江苏吴县人。官浙江通判。工诗词,著有《琼华室词》。

1912年,吴昌硕为沈石友铭是砚云:“包山妙笔摹玉溪。端石砚刻神仙姿。沈郎得之日临池。雪窗更和无题诗。壬子(1912)嘉平月。石友属。安吉吴昌硕题。”(《沈氏砚林》)甲寅(1914),张尔田编撰《玉溪年谱》成,得知沈石友藏有“玉溪生小像砚”,于是请吴昌硕为中介索观,没想到沈氏竟然精拓一纸以为赠,令其大喜过望:《玉溪生研像藏虞山沈石友许,余编〈玉溪年谱〉成,介缶庐索观,石友精拓一纸见赠。像为宋人所绘,燕服萧然,陆包山手抚,仲石上石也。喜极欲狂,赋诗二章为寰中唱》:“瑶林琼树玉壶冰,想见精纯下笔能(元遗山《论诗绝句》:‘精纯全失义山真。’‘精纯’二字,玉溪诗定评)。割得蟾蜍一泓紫,天教翻劫出吴兴(义山紫蟾蜍石研腹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吴兴陶安定世家,复以进御,见《春渚纪闻》。今此石亦归沈氏,又一奇也)。”(《张尔田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这里提到的“陶安定世”,实际上应该是“陶定安世”之误。位于广东肇庆的七星岩风景区有一块“张宋卿题名”刻石,其文如下:“罗浮张宋卿、华阳王子渭、吴兴陶定,乾道丙戌(1166)暮春廿日同游。后三年己丑(1169)秋九月十二日,以漕事至此,陶定安世。”由此可知,陶定字安世,是南宋时期的吴兴人。

沈石友藏玉溪小像砚拓本

渊薮地

篆刻名家陆树基

姚新兴

上世纪80年代,上海书画出版社曾出版《中国印学年表》一书。是书上自宋元,下迄今世,共辑入各时期篆刻家2000余人。在该书的现代部分,湖州籍篆刻名家陆树基列入其中。

陆树基(1882—1979),字培之,号秀重,别号根仙,湖州人,清光绪秀才,官至清农部主事,46岁后移居上海,做了寓公,故今在湖知者甚鲜。他擅书法篆刻、诗词,当时一些名人和书画家出示名贵印石,常请其治印。他的书法也佳,笔者曾藏他与湖州籍画家庞左玉(收藏家庞莱臣之侄女)书画折扇,陆以章草临书谱局部,庞写花草,两位作者均为湖州名门之后,所作就更显珍贵。

陆树基为湖州陆学源之子,著名藏书家陆心源之侄。陆学源、陆心源不仅仕宦,而且均是文化人,陆树基因而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艺术熏陶,十余岁就习字学刻。陆心源建潜园后,常邀俞曲园、杨见山、吴昌硕等在园内吟诗作画,操刀奏石,陆树基每每在旁观摩,受益匪浅,艺乃渐进。他治印宗秦汉,作品线条挺拔、刀法苍劲,常使人疑之为汉印。吴昌硕对其印作曾有“印雅能得秦汉遗意”的评价。

湖州耆宿谭建丞曾回忆,与陆树基先生常年交往,除了就书画、诗文向他请益外,亦常求其刻印,前后多达数十方,印石均是上等的。两位老先生因书画而深交,诗词唱和,乐在其中,成艺坛美谈。

树基先生对治印也颇自负,曾有自述:“余刻印近五十年,客有许为可列西泠八家之林,余自知可追踪后四家,前四家则不敢追攀也”。陆培之一生刻印甚多,八旬后仍能奏刀。由于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其印的边款也很有特色,或诗或跋或古或今,发感慨、考史踪,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这在印坛是很少见的。他的传世作品有《宝史斋印存》《陆培之印存》《固庐治石耋册》《耄年印迹》等等。均由吴昌硕先生题签或作序。

陆树基除治印外,还精鉴赏,眼界甚高。他曾对其叔陆心源所收藏的湖州“千甓亭”砖进行全面鉴别,去伪存真。有文载:“陆氏先人所藏之书札、墨迹等,皆有陆树基识语”。他曾为明书画大家董其昌《溪水亭子图》题跋:“昔人称董文敏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以书画妙天下,如高丽琉球均知宝之。此帧画笔潇洒秀润虽未书年月观其字迹乃周甲以后所书,相传香光晚年尝用昌字圆印也。百陂楼主人好古精鉴别,收藏本富。丁丑之后散佚几尽,近年作客沪滨重罗法书名画,既得此帧属为题识,时岁在……吴兴陆树基培芝书于海上之心太平居南窗下”“同邑沈虬斋氏曾藏香光墨笔山水金笺,幅式与此正同。乙卯岁归余斋中”。董其昌为明代书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董的作品历来有“片楮单牍,人争宝之”。能为这样一位在文人画发展历史中,与苏轼、赵孟頫并列的人物的作品题跋,足见陆树基在艺术界、收藏界的地位。

陆树基家境优渥,故每遇书画篆刻佳作,总要斥资购得。1962年,他在上海朵云轩以45元收得吴昌硕与王一亭画轴一件,十分高兴。缶翁画上的题跋内容非常丰富:“鱼味其鲜,蔬味其馨,商量画稿烹中泠。甲寅寒夜,白龙山人过我萧斋,共涂此幅,实有其景,非泛语也。缶翁记。又:鱼初出水,蔬自含霜,酌酒一觞,百忧都忘。灯下补题,苦铁。”此甲寅乃1914年,是吴昌硕先生定居上海第三年,缶翁与同乡王一亭先生十分友契,王对吴立足上海画坛和在东瀛的影响力,可谓鼎力相助。是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吴与王交往的情景。

陆树基先生除收藏书画作品外,还喜欢收集高古物件。吴昌硕先生对其藏品概括为:赤乌九、黄龙三、汉印千、秦权二(赤乌、黄龙为三国时年号,这里指这个时期的砖、秦权、秦代衡具)。1906年,他自选藏品辑成《宝史斋古印存》《苦铁印存》等数种,也由吴昌硕先生题签、题跋。

陆树基与夫人 摄于1966年(刘荣华供图)

当年谭建丞与陆树基同居马军巷,按辈分陆是长辈,但他十分谦和,曾见陆致谭信函,均尊称谭为兄。陆对谭书画、篆刻学习影响较大。谭先生曾回忆,陆常告诫,画画取法乎上,要多看和临摹明以前名家之作。1957年,谭老汇集几十件画作,请陆作序。陆写道:“我国古画,汉尚淳朴,唐宋尚工整,自元以降,则渐入写意,至有清乾嘉,大概不求形似矣。建丞谭兄自少工绘事,在学校教图画,中年学力大进,以写真写实为主。如邑之岘山、道场、莫干山与太湖、碧浪湖,杭之小和山皆游览而实写之。不求工,亦不拘于中西画法也。丙申、丁酉两岁作数十帧,今续有所作,汇为一册……唯望续游名山大川,多识鸟兽草木,随笔写之,则周甲以后之作,其进步岂可量哉。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五月,西吴陆树基培之书于沪渎,时年七十有六。”

1983年,笔者拟写一篇介绍陆树基先生的文章,请谭建丞先生谈谈对陆树基先生的印象。在谈及陆培之对书画收藏和鉴赏时,谭先生说:陆培老的鉴古眼力确实过人,其叔陆存斋所藏钟鼎彝器,每经过他过目,能鉴别真伪。平湖葛诗澄以万金购历代古印,象牙者多,如岳飞、文天祥等印,已拓印成本,世人称:其象齿甚旧,色泽琢工极佳。培老独密告予,曰:此皆伪造者。后十余年,葛故世,渐有人传出洵赝品,作伪者名也知之。陆培之在清农部时与京中诸名家游,如罗振玉辈常常混在一起,见多识广。庞莱臣、宋汉章等人均以上好田黄、鸡血石请他刻之。平时他很少讲话,尤不肯议论他人。他曾写一小联赠予,联云:口无臧否语,心有敬恭人。陆于治印常常自评:予刻之佳者可与西泠后四家颉颃,独边款字欠古,为不及耳;又曰:印的边线最难得佳,近来我也算得上了。又言:刻印诀在“毛”字,毛出于自然,知者鲜也。

当年陆树基还常与他谈及其叔陆存斋,其中有陆存斋(心源)两次死里逃生的故事。

陆心源不仅是个文人墨客,而且从政,官位也显。清咸丰九年(1859),陆中举后,先后担任过知府、广东道台、盐运使,官至三品。说到陆为官从政,曾有两次死里逃生。一次由翁同龢、恭亲王等相助而死里逃生;一次是翁同龢、恭亲王不愿帮忙而死里逃生。光绪年间,陆在担任广东道兼兵道时,被人参本,清廷追查,不仅被免去官职,而且要定其死罪。后因恭亲王等人帮忙,礼部申报陆已故,谎混过关。事后陆隐居故里其别墅“潜园”。

过了几年,陆看看朝廷不加追查,萌发再度出山做官的念头,就到礼部活动。礼部熟人考虑到对陆当年已申报过,不敢帮忙。陆便想到曾有交情的翁同龢,就派人将家藏清罗聘所画的一本册页送至翁,请翁转送恭亲王,求恭亲王在慈禧面前说情推荐。但翁在收到陆送来的册页后,不发一声,拿出200两银子,打发了来人。陆对翁的举动十分不满,认为翁不念旧时交情。隔了几个月,恭亲王、翁同龢均失势,恭、翁派系上的人均受牵连。这时,陆才暗暗庆幸,心想如果当初翁、恭帮忙,自己重新出山的话,肯定要受牵连,加上前番假申报陆已故之事,两罪并罚,死罪难逃。

陆晚年与其侄陆树基说及此事,认为翁当时收件后付钱不肯帮忙,有两种可能,一是翁已知恭即将失势,如推荐人反而不好;二是翁确实喜欢罗的画。但究竟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搞清楚。

陆树基书法扇面